從文字談禪

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主任 吳怡

在中國哲學史上，有個非常有趣的矛盾，就是禪宗要不立文字，可是他們所留下的文字極多；禪宗不講究文學的技巧，可是他們所表達的詩偈最有文學的意境。今天我所要講的，就是要說明這個矛盾，一點也並不矛盾。

一、禪宗「不立文字」的眞意

關於「不立文字」之說，據中國佛學文獻上的記載，是釋尊在靈山會上，拈花示意，把佛法傳給迦葉說：

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」。

然而在整個印度佛學中，他們對文字的運用，却流於極端的繁瑣。儘管楞伽經中曾提到眞正的道不在於語言文字，金剛經中曾强調由語言文字不能見如來。但他們對「不立文字」，都沒有實際的表現。可是在中國，「不立文字」却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思潮。在六祖壇經中，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思潮已相當普遍。因爲慧能曾說：

「執空之人有謗經，直言不用文字。」

可見在慧能以前，已有這一思潮的存在。

由慧能對當時執空之人的「不用文字」的批評，正反映了慧能所建立頓教的「不立文字」，是另有深意的。試看他的說法：

「執空之人有謗經，直言不用文字，既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語言，只此語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直道不立文字，卽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。見人所說，便卽謗他言着文字，汝等須知　自迷猶可，又謗佛經，不要謗經，罪障無數。」

由這段話中可知慧能對「不立文字」的態度，並非不要文字，也非不要經書。他又說：

「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，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讎家，無念念卽正，有念念成邪，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。」

這是承認我們可以用文字、可以讀經書。只是用文字而不要爲文字所限，讀經書而不要爲經文所縛。

慧能對「不立文字」的看法，可以說是禪宗對文字最正確的態度，至於後代有許多禪師的捨棄文字、毀謗經書，有兩個原因：

1在直接印心時，無需文字作媒介：

禪宗的文獻裏，充滿了對答的語錄。在對答時，所用的當然是機鋒轉語，而不須咬文嚼字。因此常給人一個錯覺，以爲禪宗從來也不讀經書。其實許多大禪師都是讀過了不少經典的。就拿慧能來說，他除了金剛經，及法華經外，並旁徵博引了涅槃、維摩、楞伽、阿彌陀、菩薩戒等經。至於禪師們表現在文字上的也有不少傑作。如慧能的壇經，百丈的大乘頓悟法門，黃檗的傳心法要、希遷的參同契、永嘉的證道歌等。這些都是文采極美麗的作品。直到後來永明延壽的宗鏡錄，洋洋灑灑，有一百卷之多，在中國佛學史上，更是一部禪學理論的空前大作。但後人常常不注意禪宗在這方面的成就。所以便誤以爲禪宗只是一些棒喝公案而已。

2爲了矯枉起見，不免有過正之辭

由於傳統佛學過份重視經論，使得大家在文字的迷宮中摸索，而妨礙了眞正的求道。因此後來禪師爲了糾正此一迷執，不得不措辭激烈。雖然他們另有苦心，但後人往往以辭害意，誤以爲他們毀棄經書。其實我們對於他們那些激烈的言辭，也應視作語言文字一樣的捨掉。正如爲了清腸而吃大黃，等到腸清了之後，必須連大黃也一齊瀉掉。如果禪師們要我們捨經書，而我們連他們的這些話也捨不掉，這便是執上加執了。

總之，禪宗「不立文字」的眞意，只是要我們把文字看作網，織網是爲了撈魚，如果拼命織網，而忘了撈魚，這是禪宗所要反對的；相反的，如果織了網，能够有利於撈魚，禪宗對這些網還是非常珍視的。所以在禪的文獻中，仍然撒下了不少晶瑩可愛的網。

二、禪宗的文學意境

中國禪的發展，是在文風極盛的唐代，因此禪宗輩裏能文者甚多；而唐以詩爲主，所以禪宗在文學上表現得最獨出的也在於詩偈。

本文由於篇幅所限，無法泛論所有精妙的詩偈。在這裏僅舉幾首能够表達禪宗主要思想的作品爲例，如：

1寫動靜合一的：

傅大士：「空手把鋤頭、步行騎水牛，人在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」。

本詩關鍵在最後一句。因爲通常我們都知道橋是不動的，水是流的。但這裏却借現境之逆轉，以打破現象；由動靜之相錯，以寫動靜之合一。

2寫不定爲定的

壇經中記載有人舉臥輪禪師的偈說：

「臥輪有伎俩，能斷百思想，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」。

而慧能只改了七個字，却點鐵成金，成爲禪境極佳之作：

「慧能無伎俩，不斷百思

想，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」。

慧能這首詩偈的高明，就在於否認「斷思想」、「心不起」的枯禪。要我們隨處用心，用而不住。這也是以不定爲定，糾正神秀一派以長坐滅想爲禪定的錯誤。

3 寫乾坤一體

張九成如廁得一詩：

「春天月夜一聲蛙，撞破乾坤共一家，正恁麼時誰會得，嶺頭脚痛有元沙」。

「春天月夜」寫外境的空悠，而這一聲蛙，是靜中之動，打破了乾坤的間隔。就在這時，使張九成徹悟到自己的存在，與宇宙共長久。

4 寫喚出眞人

五祖法演曾引用兩句艷詩：

「頻呼小玉元無事，祇要檀郎認得聲」。

吳師德生博士在「禪學的黃金時代」一書中，把這兩句詩解釋得很妙，他說：

「小玉是新娘的婢女的名字，在古代中國，一個有錢人家的小姐出嫁時，在頭幾天，常需要婢女幫她穿衣打扮。通常在婚禮之前，新郎和新娘都未曾見過面，但他們一見面，便一見鍾情。這時，她雖然愛上了新郎，但又難以啓口，而且新郎也像她一樣的害羞。因此爲了使新郎知道她的聲音，她便一再的喊婢女，當婢女問她要些什麼時，她又茫茫然的說：『啊！沒什麼』。但這與禪又有什麼關係呢？新郎正像『無位眞人』，是不可思議的，你不能喚他，因爲他『無名』，然而儘管如此，你却不能否認已深深的愛上了他，所以即使你喚別人的名字，也表示你對他的愛心。他是你所有舉動和談話的眞正目的，雖然你的舉動和談話不是直接對準他，但却是幫助你表達了說不盡的情意。」

5 寫無爲無事

無門和尚：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，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」。這是寫心中如果無欲無求，則所處無不順適。慧能所謂「煩惱卽菩提」卽此，雲門所謂「日日是好日」者，也在於此。

6 寫功夫深切

黃檗：「塵勞迥脫事非常，緊把繩頭做一場？不是一番寒徹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」。

這是寫解脫人生的煩惱是一件非常之事，必須痛下功夫，以整個生命去追求，才能有豐碩的成果。如果學禪的人一開始就想頓悟，就以爲自己已見道，這都是自欺欺人的作法。宋末的狂禪，與西方的嬉皮禪，都是犯了這一錯誤。

三、洞山以詩偈寫修道之歷程

在禪師中，洞山最擅長運用文學的技巧，以表達求道的方法。譬如他的五位頌和五階段都是不朽的傑作。現在僅舉五階段來看：

1 向

「聖主由來法帝堯，御人

以禮曲龍腰，有時鬧市頭邊過，到處文明賀聖朝。」

這是指外在的功德圓滿。譬如在學業上，成爲一代學人；在政治上，做到民心誠服的首長。但在求道上，還沒有摸到邊。甚至如果滿足於此，反而成爲求道的障礙呢？

2奉

「洗淨濃妝爲阿誰？子規聲裏勸人歸，百花落盡啼無盡，更向亂峯深處啼。」

這是繁華過後，覺得一切空虛，於是捫心自問，爲誰忙碌。聲聲杜鵑「子歸」之啼，直扣心弦。這不是外在的呼聲，而是內心的要求，要我們不必再向外追逐，趕快回到自我。

3功

「枯木花開刼外春，倒騎玉象趁麒麟，而今高隱千峯外，月皎風清好日辰」。

這是寫循着內心的呼聲，去追求眞我時，功夫要做得徹底，「枯木開花」是寫「絕後再蘇」的境界，「倒騎玉象」是寫信仰之篤，毫無懷疑。唯有這樣，才能直透千峯外，去欣賞美麗的風光。

4共功

「衆生諸佛不相侵，山自高兮水自清；萬別千差明底事，鷓鴣啼處百花新」。

這是寫所達到的境界，一切都是法爾自然的，這在華嚴是「理事無礙」的圓融境界，達到這個境界時，我們再也沒有分別心。只覺其生機活潑而已。

5功功

「頭角才生已不堪，擬心求佛好羞慙，迢迢空刼無人識，背向南詢五十三。」

這是寫前面達到很高的境界時，不能便一味安住在這個境界中。不要以爲自己已認清了自己，要謙虛的認爲自己一無所知。像孔子的「空空如也」，蘇格拉底的「知道我自己的無知」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境界再造、才能永遠的向上。

四、禪宗的文字是智慧的流露

以上我們大略看過禪宗的一些富有文學意境的作品，接着我們要解釋，既然禪宗不立文字，爲什麼又有這樣多充滿了文學意境的作品呢。

前面我們已一再強調禪宗所謂不立文字，只是要我們不執着於文字，不建立文字障。而禪宗的這些文字却不是障礙，因爲它們都是「悟道偈」，都是作者在內心悟道後，才吐出來的心聲。如德山悟道後，燒掉了平生研究最力的金剛經疏鈔，而寫下了兩句詩偈：

「窮諸玄辯，若一毫置於太虛；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」。

他既然燒掉文字，當然不會再執着於文字，建立文字障。他的話乃是心得的結晶，每一個都是活字，都是智慧的流露。它們只有刺激你永遠的向上，決不會阻礙了你。同樣，所有禪師留下的詩偈、頌歌，也都是悟道後的心得，這些與他們主張的「不立文字」並不矛盾。因爲唯有他們心中眞正做到「不立」，他們所寫出的才是字字珠玉，才是眞正上乘的文學。